

中国风物志丛书

docriver 文州网
古籍书城
入驻商家
获取更多电子书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

上海風物志
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
图书馆
★藏书★

责任编辑：齐涤昔
封面设计：薛志广
 陈天年
题 画：洪建华

上海风物志

吴贵芳 主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8 1/32 印张 11 插页 12 字数 246,000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0,000册

书 号：12077·3021 定 价：1.30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风物志丛书，是由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出版部门负责组织编纂、分册出版的知识读物。丛书内容着重介绍我国悠久的历史、众多的名胜古迹，丰富的土特名产，多采的民族风情，以及日益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新貌。

对于向往中国、了解中国、关心中国的海内外广大读者来说，需要的是真实可靠，和富于魅力。编者力求做到的也正在于此。我们希望上述读者都能从中了解到所最感兴趣的一些方面。但是应该承认的是，编纂不同于过去志书的风物志这一新的尝试，我们确无所从，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，因此，不妥不当的地方一定会有。深望广大读者惠予指正，以便经过修订，使之更切需要。

在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风物志问世以后，北京旅游出版社将编纂出版综合的《中国风物志》。这对某些更愿一览全貌的读者来说，想必也是必要的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新型的地方志

陈翰伯

多年来，我有一个习惯，每达到一个较生疏的地方，一定要把志书找来看一看。这样，我曾经翻阅过浙江的《嘉兴府志》，陕西的《韩城县志》。当然，和当地同志谈话是获得知识的泉源，但是查查志书，却可以得到许多书面的地方史料。

但是，这些志书是不易得到的，而且编得很乱，不便索阅。更不用说其中还有不少封建糟粕。

因此，十几年以前我曾倡议重编志书，先把上海徐家汇所藏全国志书择优影印，然后再组织人力，拟定体例，重新编写。待到一九六六年狂风暴雨一来，此事当然就胎死腹中。对我个人来说，这倒也少了一点麻烦。

一九八〇年夏，我与百余同志会于太湖之滨，共议出版旅游读物的事。我又重新提起此事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中国风物志丛书的设想便形成了。

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，当然与旧志书完全不同。经过编撰人员、摄影家、作家的共同努力，它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。它是广大读者的知识之友，是旅游工作人员的案头必备，又是中、小学学生的课外读物，各级学校的老师可以从它摘取材料，挥洒自如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。

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。书中的图文，留下不少余地可供读者联想，借以开发智慧的矿藏。你可以通过它得到许多教益，从而激励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。

中国风物志丛书是一套新型的地方志。它富于时代感，图文并茂，无论如何是前人办不到的！

这套丛书的出版，将是我国出版界一件引人注目的事，一件令人欣喜的事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

目 录

新型的地方志·····	陈翰伯 1
-------------	-------

史 地 篇

上海风物从西陆说起·····	1
沪渎与上海港·····	8
星罗棋布的市镇·····	15
青龙镇与青龙塔·····	23
上海的旧城垣·····	29
上海港的变迁·····	34
从派克弄到南京路·····	46
上海交通话沧桑·····	55
化腐朽为神奇·····	64

古 迹 篇

唐幢·宋塔·元寺·····	81
---------------	----

城市山林豫园·····	90
龙华寺和龙华塔·····	97
上海郊县古园林·····	103

革 命 胜 迹 篇

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·····	113
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·····	118
香山路孙中山故居·····	125
鲁迅故居、墓地和纪念馆·····	134
邹容墓、宋教仁墓、宋庆龄墓·····	145

人 物 篇

一代科学家徐光启·····	157
棉纺故乡与黄道婆·····	166
嘉定侯黄遗迹·····	172
陈化成和守卫吴淞之战·····	178

工 商 篇

百年船厂数“江南”·····	183
中国的第一家棉纺厂·····	192
南京路上的“四大公司”·····	200
上海物产种种·····	208
沪上特种工艺·····	215

文 化 篇

独树一帜的上海画派·····	223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上海风物从西陆说起

上海，这个闻名于世界的全国最大的城市，人们通常认为，它是在近代突然发展起来的。很少人注意到，它也有一个悠远而多彩的古代历史。说它悠远，是指它的文明开发；说它多彩，那就是它的历代风物，而其余韵曼衍，到今天又呈现出新的绚烂。

今天的上海市位置在长江南岸的河口三角洲上，市区之外，包括上海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宝山、崇明（岛）、川沙、南汇、奉贤、金山十个郊县，总面积六千一百多平方公里。吴淞江横贯于平畴沃野之上，是古太湖的主要泄洪道。江的南岸，迤邐着一串东北——西南走向的山丘。那是七千万年前中生代后期，岩浆从断裂线涌出地面经过风化侵蚀的地质遗迹；也可以说，它是浙西天目山的余脉；人们历来称之为“云间九峰”。山丘的高度以佘山为最，不过百米左右，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峰，可是九峰迤西，分布着以淀山湖为中心的湖沼群，景色明秀，上海人很珍视它。因此旧志往往喜欢用这样的描写来开场：上海“古吴之裔壤也，然负海枕江，水环山拱，

自成一都会”。

今苏州市是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吴国的都城。上海为“古吴之裔壤”，是说上海是它的边地；作为长江的河口三角洲，它有一个自西而东地冲积成陆的过程，又可以理解为是从古吴延伸出来的土地。崧泽、查山原始文化遗址的发现，说明约不迟于距今六千多年，嘉定西境，青浦、松江、金山全境以及上海、奉贤的西边缘都已经成陆。从空中鸟瞰，西北起自娄塘，东南直贯柘林，南北两条河流衔接成一条弧线；河流西侧略高于地面，正是远古时代的自然堤的遗迹。自然堤上马桥原始文化遗址的发现，又说明距今四千年前，上海的先民们选中那里作居住点时，海岸线已经离开自然堤又继续向东伸展了。



《崧泽图》

(明) 璩之璞作

公元四世纪初的东晋时代，上海海岸线在今市区的西边缘，那里曾出现过为防止海上来袭而修筑的“沪渎垒”。

唐代初年，崇明岛以其原始的东西二沙露出水面。八世纪初，海岸线到达今市区东部。今存地下砂带，应是唐开元间瀚海塘的余痕；在花木公社的严桥，还有着唐代村落的遗址。

十二世纪后期的宋代，海岸线到达今川沙、南汇县城和奉城一带，那里的里护塘，是南宋乾道八年所修、经明代成化年间加固后的残存。它同现在的海岸已经相距不远。可以说，今上海市的一千一百

万人口，约半数以上就住在这片四千年以来冲积形成的新大陆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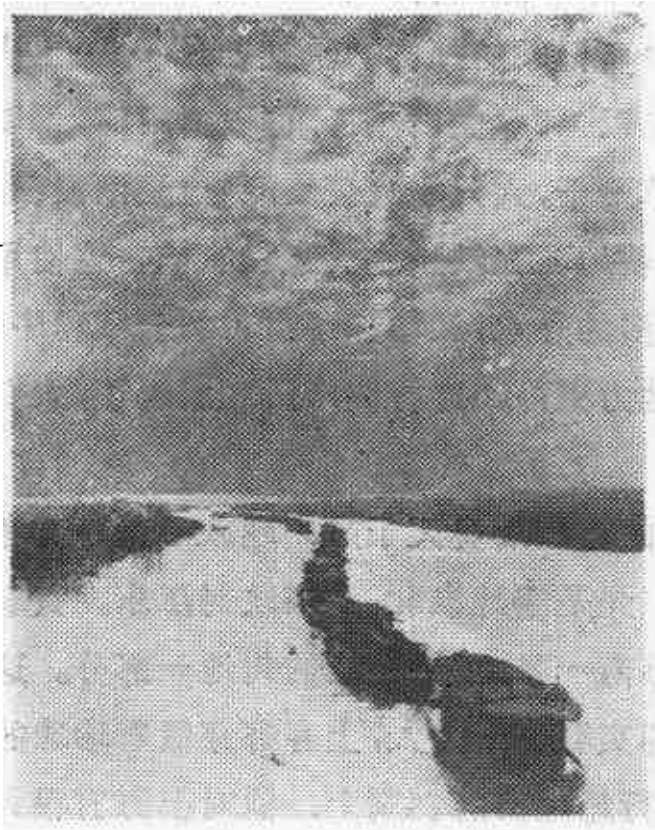
水环山拱，林木茂密的上海西部，远在西周、春秋时代，就成了吴国贵族们的畋猎场地。越国的北疆也拓展到了今金山县境。上海地区不能不受到来自吴越两方面的影响。旧志说，吴的寿梦王朝曾在今松江县境起造华亭，古上海以华亭名地是从这时开始的。按秦汉有十里一亭，十亭为乡的制度，行人借此可以停留宿食；春秋时的华亭供贵族们使用，大概要算一处馆舍吧。多年之前，凤凰山南麓出土过一件青铜尊，经鉴定为春秋形制，上面的蟠虺纹饰有着浓郁的百越文化色彩。人们会想到，当年吴的贵族们在那一带游猎宴乐，会不会偶然留下这样物证的孑遗呢？

畋猎在自然堤迤西举行，通常要用火来驱赶野兽，必然会把长满了野草杂树的猎场烧成空地，从而为农耕开辟了合适的场所。这无异于人们在生荒地上进行了第一遍火耕。农民来了，火耕持续下去，如小戴《礼记·月令篇》所记载的那样：“季夏之月，……土润溽暑，大雨时行，烧薶行水，利以杀草，如以热汤，可以粪田畴，可以美土疆。”这就是说，五月割草晒干，六月举火焚烧，经过夏雨浸渍，既施肥又烂除草根，改善了耕地。在铁质农具还没有被普遍使用之前，火耕处处皆同，但江南多的是水，又增加了水耨的一项程序；三角洲地带由于葑淤成陆，地力更好。这样高产田就出现了，人们称之为“𦵑”。

𦵑是由吴的贵族们占有的。其后吴灭于越，越入于楚。楚考烈王以黄歇为相，封春申君。先是赐地淮北，后来改封江东。黄歇以吴的故城为首邑，领有今苏南一带，上海是它的封地一部分。这个贵族大地主生活豪奢，供养宾客三千余人，上客都穿戴着珍珠的鞋子。在利用土地对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上，他对上海有很大的依赖性。后人以“申”或“春申”作为上海的代称，可能是表示人

们的耿耿于怀。苏州以春申君为自己的城隍神，又说明他的余威。至于传说春申君曾在上海开凿东江支流，人称黄歇浦，即今之黄浦，那是出于后人的附会。

秦置会稽郡，治在今苏州。郡辖嚠县，包括今嘉定全境及松江、青浦北境；又辖由拳县，包括今青浦和松江南境；又辖海盐县，约相当于今金山县全境。秦始皇东巡时，驰道在今青、松一带的横山、小昆山、三泖通过。秦始皇看到人们乘舟在水上交易，大概那时候上海还没有城市。汉代刘濞据为封国，开始在这里煮海水为盐，这种盐名散盐，质量比他地出产的盭盐为高。北髀山出竹，产量不小。土特产运吴都集散，经过江汉或淮到达河南，同中原进行经济交流。估计在此时期，海盐兴起了城市，今天濒临杭州湾的戚家墩沙岸上，还有它的遗迹。那里出土的板瓦、筒瓦，弧度和尺寸



泖河（昔泖湖）

徐葆欣摄

都大于常瓦，应是汉代大建筑物上的材料。出土灰陶制成的井圈，其所在地正是汉代的市井。汉人的《风俗通义》说：人们上市货卖，要先在井上洗涤鲜洁，然后论价。因井为市，这就是市井的由来。与海盐同时，由拳也在发展之中。但不幸的是，由于局部地体下沉现象的存在，海盐逐渐沦为柘湖，由拳也陷入了谷水。汉平帝元始二年（公元二年）前后，

海盐县治被迫向南迁移。由拳虽没，后代人们在泖湖行舟，风息云开的晴朗天气，常能看到水下有石板街道和井阑。泖湖古称长谷，亦称谷水，人们怀疑水下的建筑物就是由拳故城。明代万历年间，青浦县令派人伏下水，得石甚多，用来瓮城，显然不是幻景。

谷水的东面与九峰相接，其上游正是淀山湖的南口。古人认为水之滢漓不湍者为泖。整个湖泖地带堪称山温如玉，水清似镜，长谷之内冬温而夏凉，形势尤为佳胜。东汉之末，吴郡陆康作庐江太守，他同据地江淮的袁术素有嫌隙。为了预防仇家突然袭击，他派从孙陆逊代替他纲纪门户，把全家人迁住到谷水。三国吴时，陆逊以战功先封华亭侯，后来又进封娄侯（汉改嚻为娄）。陆氏上升为吴郡豪族，湖泖地带成了陆氏的田园，九峰成了陆氏墓地和家山。陆氏子孙出猎，从车百辆，甲戈耀眼，排场十分宏大。《宋书》记载：自从晋室东迁，迄于太元之世，百多年没有风尘之警，区域之内，豪家生活安定。经过孙恩战乱，到刘宋朝的大明末年，又有六十年时间得到民户繁育的机会。江南三角洲上，带海傍湖，良田数十万顷，鱼盐杞梓之利，丝绵布帛之饶，已经赶上了中原陕西。历史上的上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唐代以后，上海地区水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吴淞江下游宣泄不畅，湮塞情况逐渐严重。黄浦沿岸盆地的形成，使众流汇集，变得日益壮阔，它取代吴淞江而形成了近海深水的新兴港岸。上海西陆开始趋于沉寂。但是历代词人墨客没有忘怀这一带的历史风物，他们带着爱重乡土的感情，各摅胸臆，仍然就西陆诸景写出了不少诗篇。这里随意拾取数首，可见一斑。

宋梅圣俞咏华亭谷水云：

断岸三百里，紫带松江流；深非桃花源，自有渔者舟。闲

意见水鸟，日共泛觥浮；何当骑鲸鱼，一去几千秋。

明林景旸泛泖诗云：

澄湖浩淼接长天，迟日微风泛画船；浴景波涛云外起，涵空楼阁镜中悬。数行鸥鹭依晴渚，九点芙蓉隔暮烟；词客相从访古处，秦城吴塞已茫然。

至于上文还未叙及的淀山湖，它位置在上海的最西边，过湖不远就是昆山、吴江县境了。淀山湖受吴淞江吞吐潮汐的影响，泥沙入注湖内，日久淤积成山，故名淀山。清朝人作志时，说淀山已在陆上，湖面收缩，比之宋元两代，不过十分之三。今天看来，湖水依然浩瀚，据此推想，宋元时期，景象当然更加宏阔，那么，且看元人

杨维桢的题咏吧：



淀山湖畔

徐葆欣摄

半空楼阁淀山
寺，三面篷窗湖口船；
芦叶响时风似雨，浪
花平处水如天。沽来
村酒浑无味，买得鲈
鱼不论钱；明日垂虹
桥下过，与君停橹吊
三贤。

诗的末后两句，说明
渡湖要有一天的路程，垂

虹桥在吴江县界。三贤则指的是春秋时范蠡、西晋张翰和唐代的陆龟蒙。

古华亭今已无迹可循，古嚳田今仅存嚳城乡的地名，海盐废墟惟余滨海一墩，由拳故城连水底旧景亦不可复现，湖泖半成陆地，只有九峰黛色如昔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古代上海风物，仍要从西陆数起。

吴贵芳

沪渎与上海港

上海简称为“沪”，是一般人多所知道的。其实这个“沪”的名称由来久远，早于“上海”的称号。大约在距今一千六七百年前，吴淞江下游及其入海口之处，已被命名为沪渎。《古图经》上就有“沿松江、下沪渎”的文字标记。最早见《晋书》中，沪渎是作为海口防御要地，与沪渎垒之名同时并现。宋代时，这里已成为“云间东境”名区，南宋嘉定十四年（一二二一年）王象之所撰《舆地纪胜》，仍称此地为沪渎。直到宋末，沪渎之名整整沿用了十个世纪，可知比上海之名经历的时间要长得多。

为什么会有沪渎之名出现？这与吴淞江水流有关。吴淞江古名松江，亦称松陵江。它发源于太湖，东经笠泽，流下七十里，江水分为三道，上海所处的地方名叫三江口。从三江口奔流而下，直泻东海，中间并无分歧。古书上有说法，“江凡独流入海者，谓之渎”，此就是“渎”的本义。所谓渎，它的河口是呈喇叭形向外扩张，所以水势浩瀚。旧志说唐代时这里水面阔二十里，可是到了宋、元

时代，渐次减为九里、五里、三里、一里，到明代初年水面只有三十丈了。这大概是长期冲流淤泥碎石沉积的结果。

至于“沪”的来源，它原本是一种捕鱼工具。唐代隐居松江的诗人陆龟蒙在《渔具咏》序言中说：“列竹于海滢曰沪，吴之沪渎是也。”海滢就是海滨，在海滨的浅滩上插列竹栅，用绳编结起来，向岸两翼撑开，潮涨时淹没竹栅，潮落时便可见鱼被阻于竹栅边而不得去，渔人可趁此捕获。这种捕鱼工具，因江南多竹，可随手就地取材编制。可以说，设置容易而办法巧妙，捕鱼效果好，至今上海地区的南汇、奉贤等县滨海一带，仍然在沿用此法捕鱼，不过不再称沪，而是叫“簖”了。对于这种捕鱼工具，唐末诗人皮日休曾有诗描述：

波中植甚固，磔磔如虾须；
涛头倏而过，数顷跳鲙鲙；
不是细罗密，自为朝夕驱。

那时的渔人已经知道利用海水的潮汐，驱赶鱼儿自投罗网，这个古代“自动化”捕鱼工具的设计，说明了古上海人的智慧；同时也可证明，古上海的居民以捕鱼为生，多为渔民。《吴郡记》记载：“松江东泻海，而灵怪者曰沪海，亦曰沪渎。”所谓灵怪者，正是指的那些海产水族、鳞介之类。无疑古代沪渎确曾以海产而著名。旧方志物产篇中说，沪渎的海产甚伙，主要有鲟、石首（黄鱼）、鲟、鳊、鲢、鳙，尤以蟹、风蟹、蛤、螺等最著名。由此可见，沪渎这一带海口之地，很早就成了捕捞的作业区，在此地从事生产的渔民，遂之也就聚而成落。至迟不会晚于东晋，上海地区一带地方，已经散居了一些渔民的村落。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沪渎的闻名与历史上出现的几次战争，以及当时的几个历史人物在这里的作为也大有关系。《晋书》记载，安帝隆安三年（三九九年），浙江地区暴发了一次战事。有五斗米道孙恩，聚众数十万人，从海上攻破浙江上虞县，又攻入郡城会稽（今绍兴市）。晋将刘牢之渡江追击，孙恩率部众逃往海岛，从此不断进袭沿海。当时吴郡太守袁山松为加强沿海防御，重修了沪渎城垒。隆安五年（四〇一年）孙恩又从海上突袭沪渎，袁山松战死。但孙恩部众也终为刘牢之部将刘裕击溃于沪渎，孙恩因而跳海自杀。

在南朝时代，《梁书·侯景传》中也有一个同类的记载：梁元帝承圣元年（五五二年），侯景长期作乱，为萧绎大军所败，仓惶东奔。萧绎派大将王僧辩率军追赶。侯景从吴郡（苏州）逃到嘉兴，后又至松江，终被王僧辩的部下侯瑱赶上，侯景还来不及列阵，他的随众就举旗投降了。侯景带领数十人突围逃走，自沪渎入海，到壶豆洲为羊鯤所杀。

沪渎发展成为海上贸易港口，那还是唐代以来的事。唐中期，这里已经有风力推动的帆船航行于海上，沿海城镇之间，商业交往逐渐频繁。《吴郡图经续记》中说：“吴郡东至于海，傍青龙、福山，皆海道也。”沪渎西口上的青龙镇，就是一个很早就成为海商聚集的地方。至五代时钱镠的吴越国，更在沿海地方广置博易务，开展海口贸易，沪渎自然是一个重要港口。宋代时的贸易中心仍是沪渎口上的青龙镇，确是盛极一时，曾有“市廛杂夷夏之人，宝货当东南之物”的景象。直到南宋中期，才因海口东移，松江湮塞，船舶来往少了，海口贸易港的地位因而让与了东境的上海。据嘉庆《上海县志》载：“宋初诸番市舶直达青龙江镇，后江流渐隘，市舶在今县治处登岸，故称上海。”这段记载说明了沪渎的兴衰和上海得名的由来。到宋末景定、咸淳年间，上海镇已经“海舶辐辏，

商贩积聚”，远远超过附近其他港口，而跃居江南成为首位贸易港。

历史上，松江下游的沪渎江口水道常常湮塞的根本原因，就在于海潮浑来清去，泥沙淤积。曾经有人这样计算过：“一潮三淀，厚及一箬；一日两潮，厚几一钱；一岁三百六十日，厚三百六十钱，二尺余矣。江之深止一丈五尺，岁淀二尺，其能常有此江乎。”宋初，曾因松江风涛，漕舟多败，而在上游吴江的太湖出水口筑长堤，横截江流，以至流势减弱，越发敌不过海潮，经常酿成水灾。还在吴江筑长堤之前，宋仁宗景祐元年（一〇三四年），任苏州知府的范仲淹，曾因“潮溢而江涌，横没诸邑”，亲自到沪渎视察，开五大浦疏导江水。景祐五年（一〇三八年），两浙转运副使叶清臣，又决定开蟠龙汇疏导沪渎港，引水入海。施工前，叶并专程到沪渎顺济龙王祠祭祀，向龙王许愿说，倘神保佑，在施工期间不刮大风，不下雪，不发生疫病，工程进展顺利，竣工后水流畅通，使沮泽变为良田，就重修祠宇，春秋祭飨。沪渎的顺济龙王祠，是一个古庙宇，五代时吴越钱氏立国之初，就已有祠。由于治水工程没能如愿解决，整个终宋之世，可谓屡经修竣，屡经湮没，结果淤塞之状一直没有得到改变。

可是，从此古沪渎垒却成为上海的历史名迹。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对此早已有记载。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纂修成的《云间志》中，曾有这样的描写：“沪渎垒，旧有东西二城，东城广万余步，有四门，今徙于江中，余西南一角。西城极小，在东城之西北。以其两旁有东西芦浦，俗遂呼为芦子城。”到元代至正年间，平江路总管贡师泰，在避张士诚之乱携印逃上海时，曾出访过沪渎垒，并赋诗道：

避地吴淞江，出游沪渎垒；

世道苦变更，形势总隳圯。

似乎到此际沪渎垒已经所余无多了。再迟一些，跨元、明两代的诗人张昱有诗道：

落日待船芦子渡，知是古时芦子城；
一片连云葭草色，风回犹作甲兵声。

此时沪渎垒已完全消失，仅能依据芦子渡的位置，想象芦子城的所在了。

沪渎日趋湮塞，青龙镇走向衰落，可源出淀泖和嘉杭诸水系的黄浦，南宋时已变得阔壮起来。它同沪渎的一条支流上海浦相衔接，入注沪渎，合流入海。于是海上船舶进入沪渎，不再西上，而是改道南下，停靠在上海浦西岸一座由聚落发展起来的集镇旁边。这座集镇从此就被命名为上海镇，取代青龙镇而繁盛了起来。“有市舶、有榷场（均属征收海上船舶税收、管理商业市场贸易的官府机构）、有酒库、有军隘、官署、儒塾、佛宫、仙馆、毗廛、贾肆，鳞次而栉比，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”。到了元代至元二十九年（一二九二年），“壬辰春，圣天子以华亭地大民众难理，命分高昌、长人、北亭、海隅、新江五乡，凡二十六保，立县上海，因以名，隶松江府，以参政冀公之请也。领户六万四千有奇，岁计粮十有二万余石，酒醋课程中统一千九百余锭”（引文均见唐时措《建县治记》）。

唐时措的记载说明，上海镇的繁盛与作用，已远超过一般县邑，因而不能不由更高一级的建置——县治来管辖。明代弘治《上海志》记载其沿革曰：“上海县，称上洋海上，旧名华亭海。当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，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。至元二十九年，以

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，隶松江府。”当年镇址所在何方，今虽莫可辨踪，但从明代方志地理图形考核，应是今上海市南市区旧上海县城内，则该为无疑。

上海市区成陆可考为在唐宋之交，不迟于宋咸淳三年（一二六七年）开始设镇，元至元二十九年（一二九二年）设县。前后经过时间不长，可见上海的经济的发展十分迅猛，足以令人刮目相看。志书记载“市易日盛，户口繁多，民物富庶”。《吴郡志》称上海为“川泽沃衍，有海陆之饶，珍异所聚，故商贾并凑”。弘治《上海志》则谓：“百余年来人物之盛，财赋之伙，盖可当江北数邑，蔚然为东南名邑！”弘治十七年（一五〇四年），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王鏊为《上海志》作序曰：“今天下名郡称苏（州）松（江），松之属邑才二：曰华亭，曰上海。”

上海县之崛起，劳动人民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，引起朝野的青睐与重视；地方的封建地主视之为勒索地租的重地，中央封建政权则视之为攫取赋税的一大来源。上海地区历来有“江南赋税甲天下，苏松赋税甲江南”之称。明初，苏州一府的赋税相当于浙江全省，松江全部土地只有苏州的十分之三，而赋税却为苏州的一半，上海县就占松江全府的五分之一。而地主向佃农勒索的地租，最低限度也达百分之四十。地主还惯用高利贷等各种盘剥手段，对佃农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夺。于是，“下户日窘，上户日豪”（下户指自耕农与半自耕农，上户指地主），形成了阶级状况的两极分化。

上海滩从聚落至集镇，而至县邑，因经济的不断发展，而获得“木棉文绫，衣被天下”的声誉。从公元十四世纪中叶开始的明清两代，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重要发展时期。以棉纺织业为主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心，就发生在上海地区。此时此地的上海县，更加发挥了它的“江海水陆之会”的经济地理优势，成为海舶出入的商

业港口。上海地区的种植木棉与棉纱织布，更是后来居上，质地与产量超越全国各地。史载，上海地区种植木棉始于元代，棉纺织品逐渐取代麻丝织品成为人民衣着则始于明代。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中说得很为详细：松江府“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，大半植棉，当不止百万亩”。“比閩以纺织为业，机声轧轧，子夜不休，贸易唯棉花布”；“农暇之时，所在布匹，日以万计”。明代正德《华亭县志》记载在松江府境内，“纺织不止村落，虽城中亦然。里媪晨抱纱入市，易木棉以归，明旦复抱纱以出，无顷刻闲。织者率成一匹，有通宵不寐者”。明清的一些杂籍中记载，肯定这里的纺织技艺精良，品种繁多，为苏杭所不及。从上海县的碑刻中还可知道，“松太所产（棉布），卒为天下甲，而吾沪所产，又甲于松太。山梯海航，贸迁南北”，还远销日本，“为彼国所重”。史书的“衣被天下”，实非夸饰之词。早在十五世纪上海地区的棉布就已驰名海内外，畅销全中国了。

鸦片战争前夕，上海港内“闽广辽沈之货，鳞萃羽集，远及西洋、暹逻之舟，岁亦间至，地大物博，号称烦剧”，成为“江海之通津，东南之都会”，早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垂涎。进入近代，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，上海则成了帝国主义列强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各方面角逐势力侵略中国的跳板与基地。殖民者还大言不惭地说：“上海之发达，系由于旅沪外侨之创业。”这完全无视中国的社会历史，和上海所处的经济地理条件。更为重要的是上海的劳动人民，相沿各个历史时代对上海地方不断开发而得到的丰硕成果。史实总归是史实，任何谎言和歪曲都不能改变这一页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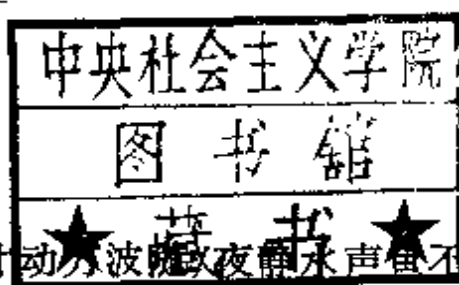
譙枢铭 邬烈勋

星罗棋布的市镇

上海市区周围现有大大小小二百多个市镇，象星罗棋布，林立於淞江两岸，九峰三泖之间。这些市镇都是汉晋以来一千五百年间发展起来的，算是最古老的了。这些古老市镇有史可稽的，要算古嚮县了。淞北嘉定县境至今还有一个以嚮为名的嚮城乡。秦代已置嚮县，汉代改嚮为娄。迨南朝梁代天监年间，一度改为信义县。稍后的大同初年又改设昆山县。县境位置迭经变迁，其东境属现今嘉定、宝山县界。这一带村镇的发展可能早于淞南。从历史记载和文物征信中，可以窥出某些痕迹。梁代武帝天监年间（五〇二——五一九年）时，大兴佛教，到处广建寺庙，在昆山县临江乡的槎溪建立了云翔寺、方泰寺，在外冈建立了吴兴寺。云翔寺唐代改名为南翔寺，也就有了南翔镇。许多寺庙今已不存，至多可以见到一二处文物，如迁置在今古猗园内的两个唐代经幢，就是原来云翔寺内的遗物，但一些历史古镇却因此形成并保存下来。清雍正年间在方泰镇开河，掘出一个记有唐开元年号的券版，上头记

载此地古名面里，因而得知方泰镇很可能也是因建寺而发展起来的。

淞南地区早期的村镇当属华亭。有的书上说华亭是春秋时代“吴王寿梦所筑”，但尚未找到可靠证据。《三国志·吴志》始载吴大帝孙权封陆逊为华亭侯，想来那时的华亭也该是上百户人家的村镇了。陆逊在此造起华丽池亭，因名之为华亭。总之，华亭这个名字是首见于陆逊传，陆氏家族世居于此的。唐代天宝十年（七五一年），华亭终于升镇为县。华亭境内的青龙镇也随之出现。镇南有天宝二年（七四三年）建立的报德寺（后改名隆福寺）和长庆年间建造的七级宝塔，都证明了这个市镇的面貌和它的历史。青龙镇东的蟠龙，镇西的大盈，以及华亭县治东南的柘林、亭林，西南的朱泾和东北的七宝等村镇，也都是唐代当年和随后的五代时期兴起的。因为从寺院考据可以知道，大盈的布金禅寺建于唐太和二年（八二八年）；蟠龙的普门教寺建于唐大中十二年（八五八年）。亭林镇原名顾亭林，是南朝梁、陈期间顾野王的一处旧居。顾野王在他亲撰的《舆地志》中说，亭林宝云寺是他的故宅。宝云寺建于大中十三年（八五九年）。寺后有读书塘，高数丈，横亘数十亩，昔时林木苍然。相传这里就是野王写作《舆地志》的地方。那时它的西面还有览翠楼、洗砚池、仙人洞、剔牙松、八角井、松雪碑及楞严塔等古迹，号称亭林八景。到这里寻幽访胜者代不乏人。明代诗人贝琼有游宝云寺诗：“野王读书处，一曲锁凡烟；客记萧梁日，僧说石晋年；黄金曾布地，沧海复成田；遗构丹青落，回头一惘然。”可见明初亭林八景尚在，明中叶才遭海上倭寇破坏殆尽。柘林镇，曾有唐代咸通六年（八六五年）蔡侍郎舍宅所建的方广教寺，寺侧还有蔡墓及石幢。朱泾镇，一名朱溪，现在是金山县城所在地。相传唐代高僧船子和尚曾在此垂钓，故又名钓滩。船子和尚留诗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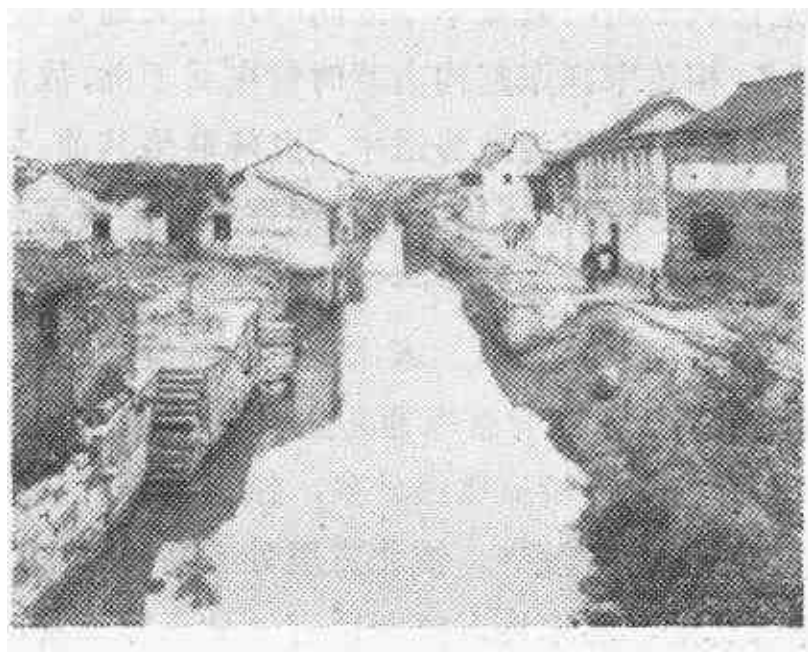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千尺丝纶直不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声春不食，满船空载明月归。”咸通十年(八六九年)，曾在这里建法忍教寺。寺中存有船子和尚夹山会禅的遗像。还有鲁班殿、推蓬宝、“万峰秋轩”、雨花堂、清幽阁、“野巢深处”等建筑，颇得宋元间江南文士的称道。现在寺庙与诸名胜均已不存了。七宝镇本有七宝教寺，也是唐代古寺。原在陆宝山，为陆氏的香火祠，后来迁到吴淞江曲，吴越王钱氏赐以金字藏经，说“此亦一宝也”，遂改名为七宝。随着寺庙的兴建，文物的昌盛，人烟也就日趋繁密。淞江南北在劳动人民的辛勤拓展下，生产发展，逐渐形成了一批市镇。

北宋初年，上海地区的淞南已经有了十三个乡，淞北有五个乡，后来演变成为嘉定县和宝山县的地方。据《祥符图经》和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，在华亭县以西及西北有修竹、集贤、华亭、海隅四乡；以东及东北有新江、北亭、高昌、长人四乡；西南有胥浦、风泾二乡；南及东南有仙山、白砂、云间三乡。淞北的五乡为春中、安亭、临江、平乐及醋塘。这些乡都设有进行物资交流的市集。如海隅乡的汉城里，是郡城苏州与县城华亭之间的水上交通要道，当时已设立商务及酒务。相传宋高宗赵构南渡时曾屯兵于此，故后易名为赵屯。新江乡的崧宅里，因为地势适中，“九峰联络其前，吴淞横亘其北，襟以横泖，带以大盈”，所以宋代已经在这里集聚了一批官宦巨室，商业兴隆，交通发达，俨然象一个市镇。风泾乡的风泾里，又名白牛市，位于白牛塘上。这里是宋代文学家陈舜俞的故乡，当时已是云间西境的要地，设立驿站以通秀州、杭州，素有“衣冠文物地，舟楫鱼米乡”之誉。南桥原属白砂乡，镇上有五代后晋天福五年(九四〇年)建立的明行教寺。镇北三里处有高冈，名为三女冈，相传为吴王葬三女处。北宋诗人梅尧臣有：“吴王葬三女，因留此冈名”之句。当时南桥也已设有商务，后来更发展成为上海东南部的

大镇, 奉贤的县城机关也由青村迁到这里。

宋室南渡, 北方人民大批随之南移。《宋史》载: “高宗南渡, 民之从者如归市。”为安置移民, 朝廷准许“疏导湖浸, 开垦滩涂, 免三年租税”。于是, 上海地区人口骤增。从南宋初, 以迄于元代, 又出现一大批村镇。如莘庄、萧塘、吴会、周浦、黄渡、乌泥泾(现名华泾)、陶宅、吕港、泗泾、唐行、真如、钱门塘等等。莘庄, 一名莘溪, 为宋代丞相叶梦得之孙叶李赘居之地。萧塘, 一名秦塘, 有崇福寺和海鹤轩等建筑, 据说海鹤轩是当时隐士吴景元养鹤之所。吴会, 本名吴汇, 因初唐诗人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有“指吴会于云间”句, 遂附会为吴会。镇上有淳佑年间所建南净土讲寺。周浦, 一名杜浦。这里设过盐场, 宋代诗人储泳曾居此。镇上还有永定讲寺, 是淳熙年间赵官伎舍宅所建。黄渡, 相传为战国楚相黄歇治水渡江之处, 但已不可考。南宋在此建崇真道院, 后来元代大德年间侍御史李果又在这里建沪渎龙王庙。当时青龙镇已衰落, 舟楫遂辐辏于此镇的泊船湾。乌泥泾, 宋末巨商张百万曾在此建园居住; 元初张瑄



松江泗泾镇

以海运隆显，也在这里建造府第；元末诗人王逢，从青龙镇移居于此，在张氏故园建“最闲园”隐居。这里因为商业发达，交通便利，一时曾为淞南名镇。陶宅，一名陶溪，是元代隐者杨溪渔、李稼翁、华云林、姚愚默四先生的隐居处，他们曾留有“陶溪八咏”传世。吕港，一名璜溪，元代文人吕良佐在这里创立应奎文会，招集文友，酬答唱和。明代诗人贝琼赞扬他：“白首事章句，不登金马门”。泗泾，又名会波村，元代陶宗仪在此筑南村草堂隐居，题画说：“余携家避地于云间，杜树之北，盖谓南村草堂也。”并自称为泗滨老人。他的《南村辍耕录》一书，就是在这里写成的。唐行，西控淀湖，为吴门要冲。元代有唐姓竹木商人设肆于此，遂名唐行。后来青浦县城机关由青龙迁到这里。真如，一名桃溪，是上海与嘉定间的通道，元代时这里已经商贾麇集；旧有真如寺，元代延祐年间僧妙心又行移建。这里的地名也因寺而易名。钱门塘，是昆山与嘉定间水上交通要道，二县分治后，遂发展成为市镇。

南宋时期，上海地区还扩大了东南部滨海的盐场，增到二十七处，并在浦东、袁部、青村、下砂四场设立廩舍，派监官驻地管理。下砂一名鹤沙，当时设有下砂本场，下砂南场，下砂北场等三处盐场。在诸场之中，算是规模较大、亭户较多的场。宋代理宗开庆年丞相吴潜，曾侍文读书于此。元代两浙都转运盐使瞿廷发，家居下砂，曾筑瞿氏园，被誉为“两浙园林之最”。元初迁盐课司设在下砂南场，即新场镇，又名石笋里。对于石笋里之称的来源，据朱仲云石笋滩感古诗的附注说：“在下砂捍海塘处，抵海三十余里，每二十丈沙汭中有石笋，弥望潮汐，至此其流遂分。”现在大海东移，新场离海更远，石笋早已不可闻了。新场镇在元明之际，曾经发展到“歌楼酒肆，商贾炫耀，繁华超过县城”。直到盐业衰落，复遭倭寇侵扰，才失去昔日繁盛景象。

明代，上海地区城镇的发展，与棉纺织手工业的兴起密切相关。宋元以来，上海地区种植棉花的面积不断扩大；元末乌泥泾人黄道婆从崖州（海南岛）带回先进的纺织工具和生产技术，“教民纺织，棉始为布。化行若神，法流松太”。到明初纺织手工业已遍及苏松，因此享有“木棉文绫，衣被天下”之誉。当时，与纺织业相配合的染坊、踹坊、纺织工具制造业等，也兴盛一时。枫泾、朱泾都是染踹业集中之地；金泽出锭子，七宝出纺车，乌泥泾造纺织机，颇受称道。纺织业的发展，促成了商品贸易市场的扩大和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。叶梦珠著的《阅世篇》中说：“前朝（明朝）标布盛行，富商巨贾操金资而来市者，白银动以万计，多或数十万两，少亦以万计。”浙、闽、湖、广的商人到上海地区采购而归，“楼船千百，皆装布囊累累”。与外界经济联系频繁的市镇，也就都得到了迅速发展。如青浦县朱家角镇，本名珠街阁镇，一名珠里，即因其西南通泖湖，东北接三分荡，漕港亘其北，与昆山县境相近，遂成为商贾往来的通津。可以说，市集贸易胜于附近诸镇，名声甚噪。该县的商榻镇，也是商贩往来苏松二郡必经之地。由于商贩往往日暮停榻于此，逐名商榻。上海县的诸翟镇，一名紫堤，因与嘉定、青浦互相倚角，当时成为纺织品的重要集散地：镇后有晦源市，又名王庵，是明代王圻种梅花之地，曾被比作苏州的邓尉，商人往往居留于此，徐收其布。嘉定县的安亭镇，介于嘉定与昆山之间，复与上海、青浦接壤，是重要的贸易孔道，颇称兴盛；晚明学者归有光、震川先生又设震川书院于此，因之游人多荟萃此处，名盛一时。华亭的张泽，嘉定的月浦也都是因为四方布商咸集，逐渐发展成为大镇的。

明代，东南沿海迭受倭寇、海盗的侵袭骚扰，上海地区首当其冲，备受蹂躏，所以一直成为海防重地。明代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就委信国公汤和度地浙西，“东并海设卫所，城五十有九，选丁壮三



朱家角镇

洪建华摄

万五千人筑之”。上海地区在松江篠馆，一名小官镇，设立金山街；在原为盐场的青村、南汇嘴设防御千户所；并设金山、陶宅、三林庄、南跄等巡检司。当时尚属嘉定县的吴淞也设防御千户所。这些卫所，既是军港又是商港，舟楫往来频繁，商贾贸易日盛，人口也日渐稠密，逐渐变成沿海巨镇。到了清代雍正年间，以“政重赋繁”为由，将上海地区各县一分为二，分而治之，逐增设金山、奉贤、南汇、宝山等县。即以金山卫城为金山县城；青村防御所为奉贤县城；南汇嘴的八团为南汇县城；吴淞防御所为宝山县城。金山巡检司成了张泾埭镇，三林庄巡检司迁入川沙堡，嘉庆年间设川沙抚民厅。随着这些新县城区的建立，在各县之间的交通要道上，又有一批新市镇出现。如上海与南汇之间的沈庄、航头；上海与奉贤之间的青村港、泰日桥；上海与宝山之间的大场、江湾；上海与川沙之间的堇家路、高家行等等。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至清代中叶，上海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。上海附近的市镇也随着繁荣起来。近邑城东郊的塘桥镇，西郊的法华镇，南郊的龙华镇，北郊的新闸、老闸市都渐与市区接近，日渐熙攘。到此时，以上海为中心，周围大小城镇如群星拱月般的地理布局，已经基本形成。此后，从晚清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国，到民国建立，东方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，占领华南。这一时期，上海市区虽不断扩大，越黄浦、跨吴淞，但周围农村却受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，经济不断破产，市镇日趋冷落。旧上海的这种畸形发展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才得到彻底改变。现在，上海地区的一市十县，以旧有市镇为中心，建立了二百多个人民公社，并在昔日荒芜的海滩上，开拓出十多个国营农场。重点市镇正按计划建设成卫星城市，有名的古迹、风景区，也得到保护和恢复，经过整理建设，将辟为旅游胜地。来日，从黄浦江溯流而上，乘游艇可直达三泖，沿途饱览两岸风光，极目江南沃野；或系舟登岸，信步九峰之间，探名镇以访胜迹，求前贤而怀古人，将成为国内外旅游者向往之行。

谯枢铭

青龙镇与青龙塔

古青龙镇座落在上海西部青浦县境的吴淞江南岸，在那里矗立着一座古老的七级残塔，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，这就是古代青龙镇上的报德寺塔，可谓上海现存的古迹之一。据传，这座古镇因远在公元三世纪三国时，孙权于此建造青龙战舰而得名。此说不一定可靠，但青龙镇曾作为古代军港，确系史实。《宋史·韩世忠传》记称：建炎三年（一一二九年）抗金名将韩世忠拒金兀朮于秀州（今之嘉兴），前军驻青龙镇，中军驻江湾，后军驻海口，曾大胜金兵。在其后淳熙年间，南宋水军驻扎许浦（今常熟北七十里），“所管南船寄泊青龙”。青龙镇的最早设置年代，据明代嘉靖《上海县志》载录为唐代天宝五年（七四六年）所置。《宋会要辑要》曾记：淳化二年（九九一年）置青龙镇，后一度改名为通惠镇。根据这些史料记载表明，青龙古镇约建于八世纪的盛唐，兴盛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两宋，终废于十七世纪的明末，历经兴亡盛衰达千年之久。